

# 考古半生缘

赵春青 著

本书讲述一名考古学者从二十岁到五十岁的真实体验。从古都洛阳，到北天风光，从中原大地，到俄罗斯斯密河地区，处处留下考古风情。汇聚为半生情缘，催人奋发图强，令人流连忘返。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半生缘 / 赵春青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325-7988-4

I. ①考… II. ①赵… III. ①考古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7859 号

考古半生缘

赵春青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惠敦印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988-4

K · 2172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自序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我已经年过半百。踏入考古行业已经足足有 30 个年头。30 年来，我自觉有必要回溯往事，以利前行。于是，本书，不约而至。

是啊，30 年前，我刚刚 20 岁，手里拎着小学老师送我上大学使用的小木箱，哼着流行小曲到洛阳工作单位报到。我住在单位门口的值班房里，整天高高兴兴地上班、下班。

最初，我跟随一名稍比我年长的技术工人下工地，学会了配合基本建设发掘古代墓葬，清理灰坑、房址、水井等各类遗迹。我遇到什么挖什么，周代的灰坑、汉代的粮仓、隋唐的墓葬等各种遗迹，纷至沓来，磨练了我的本领，锻造了我的技能。年轻

的我从不因工作而叫苦。我发掘过北魏正光五年的侯掌墓，发掘过洛阳机车工厂东汉封土冢，发掘过唐代含嘉仓粮窖，等等。此外，我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不几年，我成了洛阳考古战线上一名 20 岁刚露头的新兵。

1989 年，我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北大，优雅动人的校园环境，风流倜傥的名士风度，相得益彰的良师益友，把我变成了一名校园诗人，我一举夺得“第八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一等奖，成为北大诗坛破土而出的一名新秀。我们举办“烛光”诗歌朗诵会，骑自行车到康西草原踏青，举办 1990 年北京大学研究生迎新春文艺晚会，等等，一时间，我像多年迷失方向的幼童，终于找到回家的路。

我学的本来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可是，民族考古专业李仰松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透露出他要带领研究生前往海南岛实习的诱人计划，我征得系主任的同意之后，兴致勃勃地向李仰松先生提出，想跟随他改学民族考古，今后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我这一近乎疯狂的请求居然被答应了，于是，海南岛成为我新的学术增长点，我由一名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转行成为一名民族考古专业研究生。

硕士毕业之后，我回到洛阳原来的工作单位，仍然从事原来的工作，从梦幻状态回到现实中来。我的顶头上司挖苦我：“昨天，我让你朝东，你不敢朝西；今天，我让你朝西，你不敢朝

东。你上研究生有何用？”让我哭笑不得。我只好一边埋头工作，一边寻找外出学习或工作的机会。说来也巧，迎面飞来的一场车祸，给了我8个月躺在医院里治病的“大好时光”。我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暗暗备考博士研究生考试。随后，我战战兢兢地乘坐火车到北大应试。老天有眼，我再一次进入北大，成为堂堂正正的北大博士生！

洛阳，再见！

我再次进入北大，可再没有20多岁时的痴狂。北大诗人的光环，了无踪影。我认真真地看书、学习，偶尔的浪漫邂逅，宛如烟花绽放，转瞬即逝。我想得更多的是一定要当一名优秀的北大博士生，力争毕业后做一名北大博士后。1999年，我35岁，终于实现了成为北大博士后的梦想！

我按照博士后导师的安排，来到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看看这里究竟有没有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新砦期”遗存。那时，国内正处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热潮中，论证新砦期就是断代工程的一个子课题。从此我开始与新砦结缘，在新砦寻找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寻找早期夏文化的痕迹，从新砦搭建我学术研究的另一个起点。

可是，决不能就此止步。我在新砦工作的同时，将学术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中原、中国，依次进入我的学术视野，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渐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想，我们从事任何一项职业，都离不开前辈的指引和同辈学人的感召。难道不是吗？考古学界正有这样的传统。我所敬仰的张光直先生曾经亲笔给我回信，指引我前进的道路；俞伟超先生曾敲击残肢，大声鼓舞我努力前行；邹衡先生与我曾推心置腹地交流；樊力同学更为挚爱的考古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逝者如斯夫，我辈当如何？

考古工作者一定是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学究模样吗？决不是！他们的业余生活一样多姿多彩、有滋有味。

时间，像一位十分严肃的老人，公允地主宰着世间的一切！50岁，不知不觉，使我已经走完了一半的人生之路！不过，50岁，也正好是人生下半场的起点。对此，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是为序。

2015年1月7日于北京

# 目 录

自 序	1
壹、蹒跚学步	1
我的“豆腐块”	3
蹒跚学步	6
洛阳北魏侯掌墓发掘记	9
我挖着个“金人”——东汉封土冢发掘记	13
贰、登堂入室	19
我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21
未名湖畔话洛阳	
——听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一席谈	24
十年断想	27
三见宿白	30
洛阳学子在北大	33
叁、燕园风光	37
“一塔湖图”	39
难忘的“大讲堂”	44

燕园,名人如梭	49
季羨林印象	51
李仰松老师的君子风度	55
未名湖四季	59
我们的班主任	63
同学阿朱	68
肆、海南之行	73
如云如裳,绚丽多彩	
——海南岛本地黎族妇女服饰趣谈	75
海南黎族的船形屋	81
海上遇险记	86
伍、情系中原	91
难忘的皂角树	93
中原最早的城址——郑州西山城址发掘记	97
初进新砦村	103
新砦期论证的纠葛	109
陆、走出国门	113
密林考古	
——俄罗斯远东沿海地区考古生活侧记	115
《新亚洲论坛》创刊记	119



## 柒、文明之火

127

- “西山热”后细思量 129  
陶寺城外看日出 133  
禹都阳城添新证 138  
启居黄台在何方？ 142  
神秘的花地嘴 146  
探索夏文化的里程碑：偃师二里头 152  
“大师姑”的新发现及其意义 158  
折射中原文明进程的魔镜 163  
老虎山传奇 167  
来自较场铺的思考 172  
从霍山到合肥 176  
漫谈薛家岗 180  
城头山——中国最早的城址 183  
文明温床 古稻飘香 188

## 捌、师友永恒

193

- 我所经历的张光直先生 195  
追忆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 199  
病中的邹衡先生 204  
痛悼英年早逝的樊力同学 212

## 后 记

218

# 壹

## 蹒跚学步

1984年，我20岁，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开始正式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发掘了北魏侯掌墓、东汉封土冢以及隋唐含嘉仓城等，从此步入考古殿堂，同时向《文物》《中国文物报》等专业报刊投稿，成为考古战线上的一名新兵。





## 我的“豆腐块”



1984年秋，我刚满20岁，已经大学毕业了。回忆大学四年，没有穿过一双皮鞋，没有乱花过一分钱，也没有慢待过任何一天。整天价乐呵呵、笑嘻嘻地面对每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现在，四年的大学生活匆匆结束，我带着满满期待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我随年轻的技工一起投入到工作当中。我的第一个配合基建的考古工地是洛阳市钢管厂建筑工地，发掘对象是汉代的几座墓葬。我跟随技工师傅，学会了考古绘图，学会了怎样处理遗迹现象。但是，这只是我在漫长的考古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我今后必须学会如何把这些气力活转变为“笔墨官司”，即转变为文字。

于是，我想，必须尽快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文章。

机会来了。我在洛阳关林工地上挖到一座保存较好的唐代墓葬。重要的是，墓葬中出土了威风凛凛的唐三彩马，它们好像是故意躲藏了许多年的朋友们，终于赶来见面似的，集中出土。于是，我向《洛阳日报》写下通讯一则，发布手中的重要发现。

这是我的处女作，虽然只有区区几十个字，刊登在报纸不甚显眼的位置，介绍的仅仅是我的工作内容，但这毕竟是我第一份见诸报端的文字稿。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将会不断出现在报刊上，而这一切以此为始点。

以前，我念初中时，曾经编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当时恭恭敬敬地抄写在作业本上，取名为某某小说集。可是，我始终没有拿出去公开发表，心想直到修改工作完成以后再正式投送出去不迟。后来，几经折腾，本子最终不明去向，十几篇短篇小说，最终化为乌有。伴随着青年人对文艺的满腔热情，我慢慢地长大了。今天，我终于从实际工作中，生发出对考古的热爱。我一边辛苦地工作，一边勤奋地写作。这篇“豆腐块”，将会是我公开发表文章的开端。

我做了一连串的美梦。我又被一连串的美梦鼓舞着。我先后为《洛阳日报》写出一篇又一篇“豆腐块”，报告我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些也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不知道的人们，还以

为我是一位年长的老同志呢，实际上，我只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后生，时不时地报导我所主持的考古工地的零星发现而已。至于对未来更多的设想，我每日都在憧憬着，盼望着，并且相信这样的好日子一定会到来，只是需要我张开双臂，迎接他的出现。

这种的机遇很快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我不禁感叹：这样的好日子来得太快了。我感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机遇每天都在向我招手，我没有理由不拥抱她！

## 蹒跚学步



我干考古属于那种“先结婚、后谈恋爱”的类型，考古不是我的初恋，我的初恋对象是法律。就像许多电视剧套路那样，初恋注定失败，而婚姻不浪漫，却来得实在，经得起风吹浪打。

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想转行干法律，我甚至给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写过一封信，表示我想报考他的民法专业研究生。大名鼎鼎的江教授居然给我回信，说愿意收我为徒。我将法律专业书背得滚瓜烂熟，自信肯定能如愿以偿，考上法律专业研究生。拜拜吧您，味同嚼蜡的考古学。

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论是学校领导还是单位领导，还没有彻底地做到思想解放，只要我一向他们提起考法律系的研

究生，一律遭到拒绝。像跟事先约好一样，他们一律劝我巩固专业思想，一律开导我要干一行爱一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于是，万般无奈之下，我不得不从事一点也不喜欢的考古专业，与挚爱的法律专业渐行渐远。

如今，30个年头过去了，如果说自己在考古圈里好歹也混出点名堂的话，回头看看，在洛阳的最初几年，是我从事考古事业蹒跚学步的阶段。此事，一方面得益于田野考古，另一方面，应当感谢鼓励我搞学术研究的地方学者蔡运章先生和余扶危先生等。

记得我在洛阳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在《洛阳日报》上刊登的一个“豆腐块”，报导了我亲手发掘出来的一座随葬有唐三彩的唐代墓葬。稿件标题就是：“三彩马威风凛凛，隋唐墓重见天日”。稿件很快就被《洛阳日报》副刊刊登出来了。面对着散发出油墨香的“豆腐块”，我喜不自禁，第一次对考古学有了感觉。

除了田野考古，时任队长的余扶危先生，热心地把我往新成立的洛阳钱币学会拉。那时，洛阳钱币界有一位老干部，非常热心组织学会活动。他本人是钱币学的外行，但对钱币学一往情深，他对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也给予了充分的热情和鼓励。之后，我在蔡运章先生的鼓励下，选择汉代五铢钱作为研习对象，写了一篇关于五铢钱废止年代的论文，发表在《洛阳钱币》创刊号上，这是我的第一篇考古论文，是考古学研究的处女



作。论文，原来可以这样写呀！我可以写考古学论文了。这次经历让我对考古学更加亲近了几分，尝到了做考古研究的甜头。在接下来不久，我先后写了关于北魏和晋代墓葬的发掘简报，并依据这些新材料，草成《洛阳北魏墓略说》，大胆投给了《中国文物报》。不想，竟也发表了。此外，我把北魏墓中出土的墓志单独提出来，就墓志上的汉字书法艺术进行一番研习，习作被《中国书法》接纳，稿子也变成了铅字。就这样，一篇篇考古学稿件，接二连三地被刊登、发表，一时间我成了考古学的希望之星。这突如其来而又轻而易举地成功，使我对考古学渐渐地不再厌恶，甚至产生几多喜欢的情绪来，考古成为我明媒正娶的“发妻”了。

想到这些，如果当初没有遇到余扶危、蔡运章等先生，没有他们的积极引导，我说不定还会心猿意马，还会对法律学割舍不断，搞不好还会变成考古学界的“剩男剩女”呢。